



XIFEI
ZHUAN

解语
著

酝酿数年/几度修润/最终成稿

《后宫·甄嬛传》后
读者最期待改编
影视的经典小说

团结出版社

高人气千万点击
再创后宫新传奇
所有的开始都无可预料，
她的喜悦、悲伤与荣耀，
自此皆系于他一人之身，
一切来不及，一切躲不及。

人气作家
解语
深情巨献

喜妃传

XIFEI
ZHUAN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熹妃传 / 解语著. — 北京: 团结出版社, 2014.9
ISBN 978-7-5126-3096-3

I. ①熹… II. ①解…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4) 第 210030 号

书 名 熹妃传
作 者 解 语
出 品 人 李国靖
特约监制 何亚娟
责任编辑 唐立馨 赵真一
特约策划 狐 辰
特约编辑 狐 辰
封面设计 水 水
封面绘图 容 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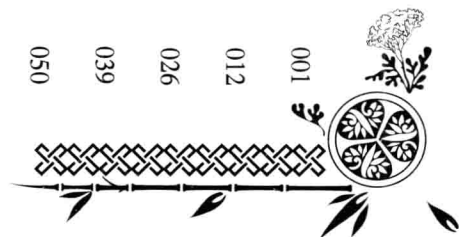
出 版: 团结出版社
(北京市东城区东皇城根南街 84 号 邮编: 100006)
电 话: (010) 65228880 65244790
网 址: www.tjpress.com
E-mail: 65244790@163.com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彩虹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1/16 710mm × 980mm
印 张: 19.25
字 数: 315 千字
版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4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26-3096-3
定 价: 29.80 元
(版权所属, 盗版必究)

〔 目录 〕

第一章	有女初长成	001
第二章	静水流深 沧笙踏歌	012
第三章	人为刀俎 我为鱼肉	026
第四章	四贝勒府	039
第五章	蒹葭苍苍	050
第六章	三生烟火	063
第七章	孰为棋子	076
第八章	珠胎	089
第九章	春逝	101
第十章	侍寝	109
第十一章	针锋相对	120
第十二章	制衡	131
第十三章	贺寿	141





第十四章	往事	155
第十五章	深宫	166
第十六章	荣忧相随	178
第十七章	人生如戏	193
第十八章	再相见	205
第十九章	招认	217
第二十章	尽释前嫌	230
第二十一章	人心鬼魅	243
第二十二章	鹿死谁手	255
第二十三章	筹银	267
第二十四章	回京	279
第二十五章	八阿哥	290

第一章
有女初长成

康熙四十三年冬天，京城早早飘起了雪花，细密连绵，一下便是好几天，百姓为避风雪都躲在家中不外出，街上鲜见行人踪迹，就是摆摊的小贩都比往常少了好些。

城郊南边一处小小的四合院里，一名年约四旬、身着一袭浅紫色旗装的妇人满脸焦虑地在前厅来回走动，不时瞥一眼紧闭的院门。

“夫人，你别走了行不行，我的头都快被你晃晕了。”坐在一旁的男子抬手抚额，颇有些无奈地望着那道紫色身影。

妇人闻言，脚下缓了些，但仍是焦虑不安，指间那方帕子都快被她绞烂了，“老爷，你说这么久了荣禄怎么还不回来，会不会是出事了？要不你去朝上打听打听，再不然找同僚问问也行。好歹你也是从四品的典仪，问个殿试结果总不打紧吧？”

凌柱拍拍身上那袭略显陈旧的长袍，起身苦笑道：“你也会说我只是个从四品典仪，虚衔而已，根本没有实权。再说上回又不小心得罪了石侍郎，弄得如今在礼部处处受排挤，就连今年的冰炭敬都被克扣了呢……”

适才刚一出口，富察氏就晓得自己说错了话，这些年来，凌柱在朝中是何处境她最清楚不过，真可称得上是举步维艰。那个石侍郎不只克扣外省官员孝敬来的冰炭敬，还变着法儿挑刺，只要稍稍让他抓到一点错就罚俸银，以至于堂堂朝廷官员



大冬天连银炭都烧不起，还要搬到城郊居住。但出口的话收是收不回来了，她只得歉然道：“老爷，妾身不是这个意思，妾身……”

“行了，你我夫妻多年，我还不知道你吗？我也就是随便发发牢骚，不说这个了！”凌柱倒是看得开，很快便调整过来，拍着富察氏的手安慰道，“夫人耐心些，很快就会有消息来了，再说若儿已经去看了，只要一有消息立刻便会来告知我们。”

话音未落，便听砰的一声，院门被人用力推开，一道娇小玲珑的身影如燕子般飞奔而来，在积雪重重的院落里留下一连串小巧的足印。

“阿玛、额娘，来了，来了，报喜的人往咱们这儿来了！”来人揭下天碧色斗篷风帽，露出一张清丽无双精致如画的脸庞，喜悦挂满了眉梢眼角，正是两人的长女钮祜禄·凌若。

“真的？”刚刚一直盼着报喜的人来，等真要来的时候富察氏又有点不敢相信。

“是啊，很快就到了。”凌若用力点头，眉眼弯若天边弦月。

“太好了！太好了！”见女儿一再肯定，富察氏再无半点怀疑，泪光一下子在眸底浮现，他们一家等这个好消息实在等得太久太久了。

“老爷，你看我这样打扮行吗？会不会太简单了些？还有，头发乱不乱？要不要重新梳洗打扮一下？”听到渐渐清晰的锣鼓声，富察氏紧张地问，唯恐仪态有所不周，失了官家身份。

凌若与父亲相视一笑，上前挽了富察氏的手臂笑嘻嘻道：“额娘，您不要这么担心了，我保证您从头到脚看上去都很得体大方，比那些所谓的贵妇还要像贵妇，只有宫里的娘娘才能跟您比。”

富察氏被她夸张的话语逗得一乐，心中的紧张也随即被冲淡了不少，笑着点着她额头道：“就你这丫头嘴甜。”

说话间，报喜的官差已到了院外，凌柱夫妇赶紧整一整衣衫迎上去，只见那两名身着暗红色差服的官差满面笑容地拱手贺道：“恭喜庆典大人，令公子荣禄殿前高中，被皇上选为二甲第七名，赐进士出身！”

二甲第七名！

这个成绩令凌柱喜出望外。按例，以荣禄的成绩进翰林院任庶吉士不成问题，只有当了庶吉士将来才有问鼎权力巅峰的资格。最重要的是荣禄还年轻，才二十二岁，当真是前途无可限量。

凌柱心下欢喜之余，赶紧拿出一早便备好的红包递过去，足有五两重，就赏银



而言，虽不多但也算不得菲薄了。

岂料那个瘦高个的官差接在手里掂了掂，竟露出轻蔑之色，敛了笑容阴阳怪气地斜眼道：“跑了这么老远的路累死累活才赚了几两碎银子，连去三元楼喝个酒都不够，真是晦气。”

“就是，早知这样咱兄弟就不跑这趟了，城里有的是中了进士的人，随便一个给的赏银都不止这个数。”另一个人同声附和，尖酸刻薄地奚落着凌柱一家人。

“算了，兄弟，就当咱自己倒霉吧。”瘦高个官差假惺惺地劝了一句，随后睨了眼一言不发的凌柱冷笑道，“活该有些人一辈子都只能当一个没权没势的典仪！从四品？我呸！在这京师狗屁都不是！”

“你们胡说什么？信不信我去顺天府告你们侮辱朝廷命官？！”听得他们越说越过分，还公然侮辱阿玛，凌若哪还按捺得住，出言斥责。

“朝廷命官？”二人闻言不仅不怕还公然大笑起来，肆无忌惮地指着小小的院落讽刺道，“是朝廷命官的话就不会住在这荒郊野外，还过得如此寒碜，连乘轿子也没有，真是笑话。”

“你们说够了没有？”富察氏面无表情地看着二人，抬手一指院门，“若是够了的话便请你们离开，否则休怪我等不客气。钮钴禄家虽然落魄了，但也不是你们这些跳梁小丑可以任意诋毁的。”

“走就走，谁稀罕待在这个破地方。”两人啐了一口，满不在乎地扬长而去。

原本高高兴兴的一件事，被这两个披着官差皮的流氓给搅得一肚子火，哪还有半点家人高中进士的喜悦。

“阿玛，适才您为何一句话也不说，任由那两个小人侮辱您？”在凌若的印象中，父亲虽是个老实人，但绝不是半点脾气都没有。俗话说泥人尚有三分火气，何况是活生生的人，再说谁都看得出那两人是故意闹事，尤其是那个瘦高个。

凌柱慢慢收回目光，一丝精芒在眼底闪过，凝声道：“你们知道那个瘦高个是谁吗？”

他？富察氏与凌若疑惑地对视了一眼，听这意思，此事仿佛另有隐情？

“这人我曾见过。”凌柱缓缓坐在椅上，手指轻叩桌沿，“他刚进来时我只觉得有些面熟并未记起在哪里见过，直至刚才……”他顿了顿继续道，“四年前我刚到礼部去拜会石侍郎时曾见过他，那时他还是一个刚从乡下来投靠石侍郎想混碗饭吃的远房表亲。”



“阿玛的意思是……”凌若隐隐明白了什么。

“若我所料不差的话，他根本就是石侍郎故意安排来折辱我的。若我与他针锋相对，就正中石侍郎的下怀，万一激动之下说了不该说的话，他就可以顺理成章地参我一本，顶戴不保不说，只怕连余生都不得安稳。”凌柱缓缓道出这个令人惊诧的事实。

“这个姓石的好狠毒，当初老爷不过是因意见不合与他争执了几句，事后也证明是他错了，他竟记仇至今，把我们逼到这步田地不算，还想出这么恶毒的点子来羞辱老爷，真是欺人太甚。”富察氏越说越气。

凌柱苦笑道：“就因为如此，所以才不肯放过，石侍郎本就不是什么心胸宽大之人，有何奇怪的。还有，夫人你不要忘了，他女儿贵为当朝太子妃，从来就只有受人奉迎的份儿，何曾被人这般顶撞过，况且还是一个官职比他小得多的人。”他长叹一声，目光落在富察氏与凌若的身上，“我并不会后悔顶撞他，因为那件事确是他有错在先，只是连累了夫人和孩子们，我实在于心不安啊。”

“老爷，咱们是一家人，何来连累之说？只要一家人齐齐整整、开开心心地在一起，吃得差些、住得差些又有什么？！再说，妾身相信日子总会好起来的。你看，荣禄中了进士；若儿又有了喜欢的人，只待选秀一过便可准备婚事；伊兰和荣祥也逐渐长大懂事……一切都在往好的方向发展，也许过不了多久就会苦尽甘来。”

“幸好有你！”凌柱握住富察氏伸来的手感慨道。他这一生能得如此贤妻真不知是几世修来的福气，正因如此，他二十多年来从未想过纳妾。

凌若望着恩爱宛若新婚夫妻的双亲，竟一时出神，直至凌柱宽厚的手掌抚过她垂顺如流水一般的青丝方才回过神来。

“在想什么？”凌柱关心地问道。

凌若浅浅一笑，宛若风雪中绽放的梅花，“没什么，只是在想女儿将来是否也有额娘的福气，能得一个像阿玛一样的男子相伴到老。”

“额娘相信容远一定会好好待你。”对这一点，富察氏从不怀疑。

听额娘提起心上人的名字，凌若脸上禁不住有些发烧，不依地跺脚道：“好好的总提他做什么，八字还没一撇呢。”

“傻丫头，这有什么好害羞的？”凌柱笑道，“男婚女嫁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容远是我们看着长大的，他品性如何没人比我们更清楚，虽是普通人家，但阿玛知道你的志向只在于‘愿得一心人，白首不相离’。荣华富贵，锦衣玉食从不是你的



向往，所以容远必会是你最好的归宿。”他悄然抚去凌若不知何时渗出眼角的晶莹泪滴，“待将选秀应付过去后，阿玛和额娘一定好好为你操办喜事，虽做不到风风光光，但至少要让你体体面面地出嫁。”

富察氏欣然含泪颌首道：“是啊，咱们家都多少年没办喜事了，趁着这回定要好生热闹一番。”

“嗯！”凌若用力点头，唇紧紧抿着，她怕一松开泪水就会落下……

上天是公平的，虽不曾给她大富大贵的命运，却给了她全心全意关心爱护她的家人，这是用多少金钱都买不来的。

当别的父母都在为了自身或家族的荣华富贵，想尽一切办法将亲生女儿往宫里推的时候，她父母却支持她去追寻自己想要的幸福。人生至此，夫复何求。

一入宫门深似海，从此生死难再见。

世人只看到进宫表面的风光，谁又知晓风光背后的辛酸，后宫佳丽三千，得皇上宠幸封妃封嫔者能有几人？且又有哪一个不是踩着别人的尸骨上去的，后宫之争最是残酷不过。

更多宫中的女子至死连皇帝一面都不曾见过，更甭说被宠幸了。她们只能枯坐于铜镜前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如花容颜渐渐老去，由盛开走向凋零，最终老死于深宫中，化为一堆白骨，无人问津，无人追忆……

这样的人生，是她绝不想涉足的！

她只想与容远相守一生，就像阿玛与额娘一样，平凡而幸福，一生一世一双人。

极美的笑容绽放在唇边，划破漫天阴霾，化为冬日飞雪中最绚烂夺目的风景……夜色宛如晕染在水中的松烟墨，从天边漫延而至。雪依旧在下，只是落在这夜色中，仿佛与夜一般黑。

这一夜于凌府来说是欢腾雀跃的，多少年来，从未有过今日这般热闹，一切都让他们对未来充满了希望。

可仅仅持续了十天，十天后的—纸公文彻底击碎了他们的好心情。

十一月初九，吏部下达公文：二甲进士荣禄被选为正七品按察司经历，外放江西，主管江西—省刑名、诉讼事务。

凌柱—家听到这个消息，当真犹如晴天霹雳，按惯例—甲三人、二甲前十名以及一些才华出众者都会被选为庶吉士，入翰林院任编修、修撰之职，为何荣禄不仅没被选为庶吉士，还要外放为官？



虽说按察司经历与编修、修撰同为七品官，但事实上有着天壤之别，朝中有一个不成文的惯例：非进士不入翰林，非翰林不入内阁。庶吉士又号称准相，成为庶吉士者都有机会平步青云。

如今荣禄被外放，等于是变相贬官，要他这辈子再没翻身机会，再说江西一地有许多未开化的土人，好勇斗狠，不受管制，一旦激怒他们，随时都可能没命。

为什么事情会急转直下？凌柱厚着脸皮去吏部文选司打听，这里主管官员的政绩考核、升迁等，必然会知道一些内情。最终一位平日与凌柱有几分交情的官吏偷偷告诉他，荣禄本已选在庶吉士名册内，但因为一个人的介入，最终被外放，这个人就是刚刚升任礼部尚书的石重德。

石重德这是要彻底毁了荣禄，不给凌家留下任何可以翻身的机会。

凌柱气恨交加，可又能怎么样呢？他根本没有与石家对抗的资本，这口气再忍不下也得忍，否则只会招来灾祸。

荣禄本以为从此可以一展才华报效国家，谁知现实却给了他狠狠一耳光，满腹经纶又怎么样？进士出身又怎么样？他人一句话就可以打得你永世不能翻身，心灰意冷之下唯有借酒消愁，好好一个才子被逼成了一个酒鬼，人不像人鬼不像鬼，可悲可叹……

富察氏既要宽慰凌柱，又要担心儿子，心力交瘁之下终是病倒了。

凌家——败落几成定局！

“咦，你今天怎么没去学堂？”清脆似银铃的声音惊醒了席地坐在石阶上发呆的荣祥，抬头他看到了与自己有七八分相似的伊兰，不耐烦地挥了一下手中的枯枝，“不用你管。”

“啊！”伊兰轻呼一声，她看到荣祥脸上有一大片青紫的淤伤，连眼睛都肿了，当下忙问道，“你怎么了？为什么脸上伤了这么大一块？”

“都说了不用你管！”荣祥把头埋在膝间不想与她搭话。

“你不说是吧？好！那我告诉阿玛去，让阿玛亲自来问你。”伊兰扔下这句话转身就走。

还没来得及迈步就被荣祥牢牢拉住，说什么也不许她去告诉阿玛，伊兰轻叹一口气，软声道：“那你告诉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荣祥尽管万分不乐意，但还是说了出来：今早在去学堂的路上碰到了阿布库家的札泰，两人同在一间学堂上课，常有矛盾，这回札泰知道了他哥哥的事，一路上



就不停地取笑他，还骂他哥哥活该，荣祥一怒之下就与他厮打了起来。本来一对一札泰是打不过他的，可札泰不是一个人，还有好些个跟班呢，这么一来荣祥自是吃亏，被揍了个鼻青脸肿，连学都没去上，偷偷溜回了家。

“这一切都怪那个姓石的，要不是他从中捣鬼，大哥怎么会落到这步田地？我又怎么会被札泰那个臭小子取笑！”荣祥恨恨地道，枯枝被他捏成了两截。

伊兰无言地坐在他身侧，小手托着香腮凝望天边变幻莫测的云彩，良久才轻轻道：“谁叫他们有一个当太子妃的女儿，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是这样的了。”如此感慨哪像出自一个年方八岁的女孩口中。

荣祥狠狠地把枯枝扔向雪地，“我就不相信他们能得意一辈子，说不定明几个太子就被皇帝老爷给废了，到时……呜……呜呜……”

“嘘！”伊兰吓得赶紧捂住他的嘴，小声斥道，“你疯了，这种大逆不道的话也敢说出口，被人听到不只你没命，咱们全家都要跟着陪葬。”

荣祥也晓得这话不能随便乱讲，刚才只是在气头上脱口而出罢了，垂首踢着脚边的积雪嘟囔了一句：“要是我们家也有人在宫中为妃就好了。”

伊兰闻言想了想忽地拍手道：“对了，过几天姐姐不是要参加宫中的选秀了吗？如果到时候姐姐被皇上看中，那咱家不就可以出一个皇妃了吗？”

“不行！”荣祥当即反对，“姐姐将来是要跟容远哥哥在一起的，她要是入了宫，那不是要跟容远哥哥分开了吗？”

伊兰不置可否地点点头，“话是没错，可我觉得入宫也挺好的啊，绫罗绸缎山珍海味任其享用，还有一堆人伺候，高高在上，想做什么都可以，待到那时谁还敢小瞧咱们家。”

“你那么喜欢，那你自己做去，别拿姐姐说事，她是不会入宫的。”荣祥给了她一个白眼，拍拍衣裳站起来就走。

“你等着瞧！”伊兰扮了个鬼脸也快步离开了。

他们并不知道，从始至终都有一个人站在他们身后，听到了他们所说的每一句话每一个字……

凌若不知道自己是怎么回到房间的。回过神来时，她已经站在铜镜前，纤指轻抚着铜镜中那张再熟悉不过的脸庞，吹弹可破的肌肤、灵动的双眼、小巧的鼻梁、嫣红的嘴唇，这一切拼就一张清丽无双的容颜。

这是她的脸，活了十五年的脸，可为何现在看起来这么陌生，仿佛……她从不



曾认识过自己……

没错，想要重振凌家，摆脱石重德的迫害，就只有一条出路——入宫为妃！

可是她从未想过要走上这条路，一旦踏上，将会是永无休止的争斗，不是集宠一身登临天下，就是成为他人路上的踏脚石。

她可以吗？可以做到吗？

她双手紧紧攥成拳，连指甲嵌到肉里都不知道疼。是自私地放任自己去追寻幸福，还是用这张脸、这具身体去为整个家族谋求利益？

良久良久，她终是睁开了眼，水雾盈满了整个眼眶，令她看不清镜中的自己，看不清那张秀美绝伦的脸……可是一切都不重要了，从此以后这张脸将不再属于她自己。

是的，她决定了，她要入宫！她要成为皇帝的女人！哪怕从此坠入无间阿鼻地狱也绝不后悔！

凌家已没有别的出路，只能靠她了，何况就像伊兰说的，入宫也没什么不好啊，吃得好穿得好还有人伺候，唯一不好的就是此生此命再不属于她……

红唇轻弯，勾勒出一抹倾绝众生的微笑，哪怕心痛到无法呼吸也不能让别人看出来，既已选择了这条路，那么她一定会努力走下去。

容远……

泪蓦然落下，如折翅的蝴蝶，坠落，永不得飞起！

这个名字注定要成为她一生的梦魇。

褪下一身简素衣衫，放下如墨青丝，白玉般纯洁的身躯赤裸于镜中，无一丝瑕疵，是这样的青春与美好。睇视许久，她从箱底取出一袭鹅黄银纹暗绣海棠花的衣衫，慢慢套在身上，然后一点一点挽起柔滑如丝的长发，盘成一个如意髻，一支翡翠簪子斜斜穿过发髻垂下细细几缕流苏，与颊边那对翡翠耳坠相映成辉，又在眉间仔细贴上浅金色的花钿。

望着镜中于清丽之中又添几分娇艳的自己，凌若长吸一口气，打开了许久的房门，冷风带着晶莹的雪花呼啸而入，吹起她宽大的云袖与裙裾，翩然若舞，恍如欲乘风归去的月中仙子。

又下雪了吗？明明刚才还是晴天……

她轻轻叹了口气，取过放在门边的伞撑开，徐徐走了出去。既然已经打定了主意，那么有些事她必须要亲自去了结。



踏雪而行，沿着西直门入了城内。此时虽天降飞雪，但进城出城的人还是不少，还有水车出入。紫禁城中的皇帝是不喝市井之水的，专喝玉泉山的泉水，故此每日都要派人从玉泉山运水过来，风雨无阻。

庆安堂——当这三个字映入凌若眼帘时，心狠狠地抽搐了起来，痛得她几乎喘不过气来，真的要这样做吗？她捂着胸口在街上进退两难。

“让开！前面的女子快让开！”

怔忡之际，她不曾听到有人在喊她，更不曾注意到有一队人正策马而来，飞快地接近，等她看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了，马上的人根本止不住撒腿狂奔的快马，眼见就要伤在马蹄下，后面一人策马快跑上前，险险在马蹄踩落之前探身将她腾空抱起。

“你想死吗？”这是那人将她放下时所说的话，言语中有隐约的怒气。

定一定神，凌若抬起头，隔着漫天雪花看到了救她之人的模样，是一个相貌极出色的男子，浑身散发出一种逼人的贵气，只是神色太过冷峻，令人难生亲近之感。

“谢谢。”她道谢。

他却不领情，一勒马绳冷言道：“想死的话就离远点，别在这里害人。”

先前差点踩到凌若的那个人回过头来不耐烦地催促道：“老四跟她废什么话，还不快走？咱们已经晚了。”

他深深地看了凌若一眼，漠然吐出一句话：“命是你的，要与不要你自己看着办。”说罢头也不回地策马离去，马蹄飞扬，在雪地中留下一大片蹄印。

这人说话好生刻薄无礼，枉生了这么一副好皮相。凌若摇摇头捡起掉在地上的伞，缓步走向已近在咫尺的庆安堂。

庆安堂是一间百年老药铺，此间的主人姓徐，历经数代，皆是宅心仁厚者，常有布医施药之善举，为周围百姓所称赞。

眼下没什么人来抓药，掌柜的眯着眼在柜台上打盹，不曾发现有人进来，凌若也不叫醒他，径直转到后院，她知道，此刻他一定在那里。果然，刚一进去便看到一个年轻男子在檐下捣药。

随着她目光的驻足，男子有所感应，抬头往这边瞧来。待看清是凌若时，他露出一抹干净纯粹到极点的笑容，犹如春时的阳光，温暖却不耀眼。

凌若近乎贪婪地望着这个朝自己走来的男子，将他的容与笑一点一滴刻入骨子里，从今往后，只能在梦魂中相见……

“怎么下雪天过来了，不冷吗？”他问，伸手拂去落在她肩上的雪。



“不冷。”凌若别过头不敢再看他，生怕再多看一眼，眼泪就会不受控制。

“若儿，你是不是有什么话想和我说？”容远敏锐地感觉到今天的凌若有点不同。

凌若点点头，看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忽地轻笑出声，轻盈地转了个身问：“容远哥哥，你看我这身打扮好看吗？”

容远一愣，不意她会问这个，当下答道：“自是好看，我从未见你打扮得这般漂亮过。”

“那你说我入宫选秀的话，是不是有很大机会被皇上看中选为宫妃？”每说一个字她的心都在滴血，表面上却装得若无其事。

“你这是什么意思？”容远皱眉问道，心中的不安逐渐扩大，隐约觉得凌若接下来要说的话，绝不是他想要听到的。

凌若故作不解地道：“怎么？你听不懂吗？我说我要入宫为妃！”

“若儿你在胡说些什么？为什么我越来越听不懂，你明明曾说过选秀只是迫于无奈，不会去争什么宫妃之位，而且我们也说好了……”

“说好了要在一起是吗？”凌若毫不客气地打断了他的话，掩唇娇笑，“那只是我跟你开的玩笑罢了，一生一世一双人，呵，这么老套的话你居然也相信，真是愚蠢到家了！”

“若儿，你到底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若不是太过熟悉，容远都要怀疑眼前这个人是不是他所认识的凌若，否则为何看起来完全不一样。

“我当然知道，是你不懂罢了！”弹一弹指甲，她漫不经心地道，“飞上枝头变凤凰，这是多少人盼都盼不来的事，现在我有这个机会，你应该为我高兴才是，怎么说我们也算是相识一场，你不是真想让我跟着你一辈子受穷吧。”

“不是！你不是那样的人，我不信！”荣远大声否认，不愿相信她所说的一切。

“我是！不论你信与不信，我都是这种人。”她漠然看着他，双眼没有一丝温度，冷得教人打从心底里发颤，“我告诉你，这样穷困的日子我过够了，也过怕了，我想要有锦衣玉食前呼后拥的生活。而且从始至终我都没有喜欢过你，只是穷极无聊逗你玩罢了，没想到你还当真了。我要说的就是这些，以后我不想再见到你。”



道：“我不相信！若儿，不管你怎么说我都不相信你会是这样的人，告诉我，你是不是有什么苦衷？告诉我！”

“哪有什么苦衷，徐容远，你将自己看得太高了。”垂目看着环抱着自己的手，就是这双手整整守候了她十年，而今她却要亲自推开，从此再没人替她遮风挡雨，唯有自己一人孤零零走下去。

后悔吗？也许吧，可是她已经没有退路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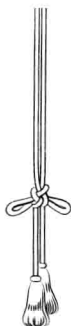
一步一步，挣扎着走出那个怀抱，不再理会他的话，任由自己沉沦在风雪之中。

恨吧，如果恨我能让你今后的人生好过一点，那么你就恨吧……恨过后，请将我忘却，从此海阔天空任君游……

容远哥哥，虽然不能与你白头到老，但是我会永远记住你，记住你曾深爱过我，矢志不忘。

第二章 静水流深

沧笙踏歌



康熙四十三年十一月十八日。

紫禁城顺贞门在蒙蒙天光中缓缓开启，昭示着三年一度的秀女遴选正式开始。

秀女四更时分便候在顺贞门外，每一辆马车上均竖有双灯，标识车中主人为哪一族哪一旗，按序排列，由年长太监引入顺贞门前往钟粹宫安置。能站在此处的秀女都已经过层层筛选，身体不洁或身有残疾者早在初选时便被排除。

凌若这一支钮祜禄氏隶属镶黄旗，凌若与同旗秀女站在一起听任太监安排，不曾多有一句话。此地是皇宫，是天下最尊贵也是是非最多的地方，若不能做到谨言慎行，只怕祸患临头时连是怎么来的都不晓得。

钟粹宫管事姑姑早已领了数十名宫女在院中等候，此刻见她们到来，微一欠身，不卑不亢地道：“各位小主吉祥，奴婢是钟粹宫的管事姑姑红菱，从现在起至小主们正式受封这一段时间，小主们的一切衣食住行均由奴婢负责打理。另外从明日起，教引嬷嬷会来这里教导诸位小主宫中的礼仪，以免小主们在御前对答时有所失仪。”她扫了众人一眼又道，“若小主们没有问题了的话，那奴婢就为小主们安排住处了。”

“咱们这里足足百余人，钟粹宫有这么多房间安置吗？”秀女中有人心怀疑惑地问。